

<<傅斯年讲史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傅斯年讲史学>>

13位ISBN编号：9787806438701

10位ISBN编号：780643870X

出版时间：2008-11-01

出版时间：凤凰出版社

作者：傅斯年

页数：18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傅斯年讲史学>>

前言

学术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

有了前人的成果，后人才能有发展的基础。

如果没有前人的成果，后人不得不重复前人的研究，而且未必能达到前人的高度，“广陵绝响”是人类学术史上经常不得不面对的千古遗憾。

要是人类的学术研究成果始终能得到传承，人类能取得的进步肯定要大得多。

秦始皇时代，多数儒家经典被付之一炬，或者被禁止传播。

博士伏生将《尚书》藏在墙壁间，秦汉之际的战乱过后大部分已经遗失，只剩下二十九篇。

伏生就以此为基础，终身传授《尚书》。

在他九十余岁时，汉文帝派晁错去他家学习。

此时伏生已口齿不清，由他女儿转述才大致完成传授。

尽管由于双方所操方言的差异，导致晁错的一些误解，但基本内容还是得以流传。

“薪尽火传”，靠的是火种不灭。

中华文明能够长盛不衰，并发扬光大，靠的就是一代代的火种。

印刷术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书籍的流传，但人为的破坏还是会使得有些书籍从此毁灭，往往使一门学问后继无人。

而且，对严谨的学者来说，总会有一些研究的心得或某项具体成果来不及整理成文，或者因种种原因没有发表，只能靠口耳相传。

<<傅斯年讲史学>>

内容概要

傅斯年是我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曾先后执教于山东大学和北京大学，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他曾提出“史学即史料学”这一著名观点，对近代历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近年来学术界对其史学思想重新重视起来。

本书选取傅氏史学较有代表性的著述《史学方法导论》、《夷夏东西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战国子家叙论》等重新辑为一册，以方便学者集中了解其史学思想，同时，也为普通历史爱好者了解历史提供帮助。

<<傅斯年讲史学>>

作者简介

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字孟真，著名历史学家，为“五四”运动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后负笈欧洲，曾先后执教于山东大学、北京大学。

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二十三年之久。

在历史研究方面主张“史学即史料学”，同时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

论文及著作有：《夷夏东西说》、《考古学的新方法》、《东北史纲》、《性命古训辨正》等。

今有《傅斯年全集》。

<<傅斯年讲史学>>

书籍目录

史学方法导论 拟目 史料论略夷夏东西说 第一章 毫—商—殷 第二章 夏迹 第三章 夏夷交胜 第四章 诸夷姓 第五章 总结上文周东封与殷遗民与顾颉刚论古史书 一、试想几篇《戴记》的时代 二、孔子与六经 三、在周汉方术家的世界中几个趋向 四、殷周间的故事 五、补说(《春秋》与《诗》) 战国子家叙论 一、论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 西洋哲学即印度日耳曼语言之副产品 汉语实非哲学的语言 战国诸子亦非哲学家 二、论战国诸子除墨子外皆出于职业 三、论止有儒墨为有组织之宗派, 其余虽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者, 然大体是自成一家之言 四、论春秋战国之际为什么诸家并兴 五、论儒为诸子之前驱, 亦为诸子之后殿 六、论战国诸子之地方性 七、论墨家之反儒学 八、《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 九、齐晋两派政论 十、梁朝与稷下 十一、独行之士 十二、坚白异同之辩 十三、襍祥之重兴与五行说之盛 十四、所谓“杂家” 十五、预述周汉子家衔接之义史记研究 史记研究参考品类 老子申韩列传第三 十篇有录无书说叙 论《太史公书》之卓越 论司马子长非古史学乃今史学家考古学的新方法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敬告河南人士及他地人士之关心文化学术事业者 一、吾等发掘之原起及工作之宗旨 二、纠葛之突生 三、政府之主持及在开封之接洽 四、河南省政府之解决此事 五、吾等之欲愿与致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傅斯年讲史学>>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史料之相对的价值 第一节 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 史料在一种意义上大致可以分做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

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

《周书》是间接的材料，毛公鼎则是直接的；《世本》是间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辞则是直接的；《明史》是间接的材料，明档案则是直接的。

以此类推。

有些间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例如《史记》所记秦刻石；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极端的相反，例如《左传》、《国语》中所载的那些语来语去。

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比较最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这个都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地分别着看。

直接史料的出处大致有二：一、地下，二、古公廨、古庙宇及世家之所藏。

不是一切东西都可在地下保存的，而文字所凭的材料，在后来的，几乎全不能在地下保存，如纸如帛。

在早年的幸而所凭借者是骨，是金，是石，是陶，是泥；其是竹木的，只听见说在干燥的西域保存着，在中国北方的天气，已经很不适于保存这些东西于地下。

至于世家，中国因为久不是封建的国家，所以是很少的，公廨庙宇是历经兵火匪劫的。

所以敦煌的巨藏有一不有二，汲冢的故事一见不再见。

竹书一类的东西，我也曾对之“寤寐思服”，梦想洛阳周冢，临淄齐冢，安知不如魏安僖王冢？不过洛阳陵墓已为官匪合作所盗尽，临淄滨海，气候较湿，这些梦想未必能实现于百一罢？直接材料的来源有些限制，所以每有偏重的现象。

如殷卜辞所纪，“在祀与戎”，而无政事。

周金文偏记光宠，少记事迹。

敦煌卷子少有全书（其实敦煌卷子只可说是早年的间接材料，不得谓为直接材料）。

明清内阁大库档案，都是些“断烂朝报”。

<<傅斯年讲史学>>

编辑推荐

《傅斯年讲史学》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出版。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